

鐵

厓

詠

史

註

序

楊鐵厓先生古樂府編自門人吳復人稱鐵
雅外此有詠史詩編自門人顧亮人稱鐵史
予求顧編不可得蓋書缺者間矣前明萬曆
中先外王父瀚上陳公為刊古樂府行世強
半皆詠史詩吳編所不載予既出吳編付
因刪去已見者不重出另錄詠史詩加之
注都為一集名之仍舊題曰鐵厓詠史注

諫史則諫史也先生有明訓矣其言曰虞廷
載彰君臣之道合五子有作兄弟之義彰
閔睚眦夫婦之正小旻金父子之恩諫之教
也又曰老杜氏陳古諷今言詩者宗為一代
詩史予竊論之老杜始以拾遺終以工部目
擊開元天寶盛而忽衰亂元大曆亂而復治
故史在一代自可當作者之醒先生始以散
員終以閑曠心擬三史統辨定以公論歷代

史錢斷以大義故史在千古不先述者之明
是集也其事則史也昔則經田舍翁歌明良
也其卷阿詩人之意守臣誓為稷契即也
杜詩窈比稷與契也牧羝並昭忠也其書
痺亭國之謂字牧羝即十有九星霜即老杜
留種武看羊陷賊避也落果不可回朝露不
可久此述李陵勸語即友誼之可思王孝子
王夢我敦孝行也女明發不寐之思字祥也

孝子可移臣子忠其正也哀也父遺我讎
今讎豈我君則其愛也此與孝杜詩孝理
敦國政無以異也五王毬篤友愛也其心所
謂和樂且耽者乎此其正也反是則為將進
淫此其愛也一則曰萼綠五枝生五花一則
曰馮必工奏棠棣詩此與孝杜詩相多親
棣萼將母同登國兩賢婦夫婦之正也其
之所謂莫不靜好者乎鳳皇也則夫婦之

受也造端不能合際終不能睽此與老杜詩
義無棄禮法息始夫婦茶託與不同究跡則
一若人謂杜氏之功不在騷人下子則謂先生
之功不在唐人下已乃若精于比例則有黃
鳥止楚良死太苦黃蛇穿土良死甚所善於
諷諫則有畫工之意則繆蚩工事則忠明于節
制則有有詔殺賊臣殺賊非殺父工於用事
則有牛馬主餉龍蛇主共妙于打疊則有

文皇殿上玄獻俘於乎文皇罪曰余巧于聰
合則習玉樹聲中作唐鹵門外崇韜是
擒席其他不勝枚舉願或指馬文園碧眼
相兒而媼女過求尖新用相詬厲是則誠然
然先生之詩正不在此老杜飯顆山頭之嘲
即習之庸何傷

乾隆甲午正月望日同邑後學樓卜溼書

鐵厓咏史註卷之一

目錄

單父侯

蘆中人

牝雞雄

楚國兩賢婦

大良造

三鄒子

天下士

傅舍吏

夷門子

慈雞田

觀津客

文信侯

廁中鼠

樊將軍

臘嘉平

杯羹詞

漂母詞

田橫客

高陽酒徒

陸大中

走狗謠

赤松詞

鐵厓咏史註卷之一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濱註

同宗後學

楊之光愛之

楊之昂文駒

訂

單父侯

有序

荆舒嘗論三不欺以子賤之為德者不可獨任至
疵堯之驩堯亦或類舉於前此敗德之論也故吾
賦子賤之不忍不使班於西門豹之流孔子論西
伯之德不令而訟息於虞芮不忍欺之效也子賤
之德不令而禁行漁子非西伯之化歟荆舒不能

識也

單父侯吾父母治吾以天不以榷楚堂上弹琴赤子舞堂

下叶單父之賢句賢不齊者五吾能事之治單父以賢輔

治神明主民不忍欺魚不取化行西伯奚翅單父

韓詩外傳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說苑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曰此地有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家語子賤為治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鱗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鯁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也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必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必子行此術於單父也

蘆中人

蘆中人江上來江上丈人古剛烈移橈濟君君莫猜楚賞
爵執珪送君以死君行不可稽蘆中人入吳匕首進專諸
大吳國嗣闔閭王駕入郢郢為墟荐荆社鞭荆軻秦庭七
夜哭包胥楚孝子楚讎臣少傅長舌舌殺人孝子讎君不
讎臣嗚呼孝子讎君不讎臣倒行逆施白日曛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江中有漁父渡之為取餉乃潛身
於深葦之中有頃父來因歌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入
豈非窮士乎又子胥既渡解百金之劍以與漁者漁父
曰吾聞楚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圖取
百金之劍乎子胥行數步顧視漁者已覆船自沉於江
水之中矣史記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
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公子光乃令專諸
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蘆又吳兵入郢伍子

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又申包胥走秦告急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轂又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又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吾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

牝雞雄

列女傳伯嬴秦穆女楚昭王之母也吳王入郢妻昭王之妻又欲妻其母嬴嬴伏劍不可犯而止為

作牝雞雄補樂府缺

牝雞雄秦氏熊公穀書吳王入楚妻後宮牝雞雄把劍夜

嘯生悲風夫亡子遁誰適從人言秦雞解逐鳳不知牝逐

孤飛龍

列仙傳秦穆公女弄玉隨鳳皇
飛去故秦作鳳女祠於雍宮

楚國兩賢婦

楚國兩賢婦婦夫菜與輿寧隨夫壻鱸牛下不願夫壻專
城居投畚却車駕擊器采樵蘇嗚呼今丈夫棄耕貪祿

粟萬鐘養孥

句

孥未養身受醯醑禍及其夫

姑叶

永為二婦

嗤鄙夫

列女傳楚王持金聘接輿妻曰不如去之夫負釜既妻
戴冠器變易姓名而遠徙莫知所之又老萊耕蒙山之
陽楚王聘以璧帛駕至老萊之門老萊方織妻曰可
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
夜其畚而去

大良造

大良造三尺木重千鈞太子犯法僇傅臣立信動物令如
秋與春如何食印盟棄梁信詐取三軍而諸侯弗順駢脇
日以餘左建日以峻趙良諤諤築軍啟虞舜大良造誣王
道詭霸功開塞耕戰強西戎血渭水兮祆冀宮歆與五殺
相雌雄五殺死杵不相畚大良造逆旅不相容

史記商君列傳以鞅為大良造索隱曰即太上造也秦
之第十六爵名也又立三尺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
有能徙置北門者予五十金又太子犯法衛鞅刑其傅
公子虔黥其傅公孫賈又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
將而擊之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染飲而罷兵以安
秦親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
軍盡破之以歸秦又趙良曰君之出也多力而駢脅者
駢乘又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索隱曰左建
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又商
君曰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干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誥誥不如一士之諤諤又商
君曰于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
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又太史公曰余讀
商君開塞耕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又作為築冀闕宮
庭於咸陽索隱曰冀闕即魏闕也冀記也記列教令當
於此門闕又趙良曰五羖大夫死秦者不相杵鄭康成
曰相謂送杵教以音鼓自勸也又發吏捕商君商君亡
至闕下欲舍客舍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
喟然嘆曰為法之敫一至此哉

三鄒子有序

太史公傳孟軻以冠稷下諸儒讀其書為之掩書
三嘆秦漢後識軻者有人矣予猶恠其論三鄒曰
衍者著書十萬言皆宏大不經而要其歸必止乎
仁義為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衍惡有此斯言

也微軻誰屬哉因賦三鄒篇

三鄒子相雌雄忌奸國政曰琴工衍引天外誣瞽聾高談
赤縣八十一分孰為中擁簪掖席走王公嗟我軻貌不妾
婦容句舌不連衡而合從誰其引之碣石宮雕龍炙輶言

如蝨

史記孟軻列傳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于威王
因及國政封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
子騶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一分居其
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
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
乃所謂九州也其術皆類此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
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
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又騶子適趙平
原君側行掖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
受業築碣石官身親往師之又騶衍之術迂大而闊辨

與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
曰談天衍雕龍與多較過髡劉向別錄過字或作髡

天下士

有序

魯仲連高風遠致千載一人非戰國士也平生大
義與日月爭光者片言之激梁趙不得帝秦也太
史公非其指意不合大義吾不知太史指何為大
義不大義耶且俾與鄒陽同傳太史註人何其不
倫耶太史之言天下後世之言也太史不知魯仲
連不為太史者又將何如吾為魯仲連高士論而
又賦魯先生天下士

齊與秦爭雄尊天下伏羲信陵君能殺蕩陰逗兵將不能

殺新垣客將軍魯先生稷下來叶見梁使決趙疑三晉大

臣不如鄒魯兒片言稱危醢安釐九鼎重趙百里退秦師

魯先生天下士客將軍歸慶安釐逃脯醢叶喜

史記魯仲連列傳秦兵圍邯鄲趙王恐魏安釐使將軍
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
問入邯鄲因平原謂趙王尊秦昭王為帝魯仲連曰吾
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
為却軍五十里遠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秦
軍遂引去於是平原欲封魯仲連魯連曰所謂貴於天下
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
紛亂而無取也遂辭去

傳舍吏

傳舍吏當封侯晉鄙救兵鄴中留邯鄲急擊危綴旒傳舍
吏兒當國憂散君帑藏大饗士編君妻妾列兵儔傳舍吏

兇率死士踣

音徒俱

赤手科螯頭救兵至邯鄲危復瘳傳

舍兒死父封侯

史記平原君列傳秦圍邯鄲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存盡散以饗士士方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却三十里李同戰死封其父為李侯

夷門子

魏隱者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或議

嬴之行事僅見於教公子救趙內息如姬以竊兵

符進客朱亥以椎晉鄙其用智力以成功亦無愈於薛中狗盜之輩然羸老於料事決策而必於事成事成而不有其功逆數公子行日以代晉鄙即北向自剄以謝公子則一時奇烈異於下蔡之門

監也遠矣故予撫其事以歌之

下蔡門監史先生甘茂之師也大不

事君小不為臣以苟賤不廉聞

夷門子抱關七十貧歆死公子開筵客滿堂虛左迎關驚一市公子執轡遠復迂折身委巷尋朱屠市人皆罵抱關子何以報之七尺軀邯鄲危旦暮圮趙使者書來公姊將軍出救留蕩陰公子死決夷門子斬仇進如姬泣公子虎

符出中幃公子抱符移主柄老兵嘍喑不我聽朱屠袖中
四十斤大魏主君三尺令夜分兵過長城壕秦軍散走如
潰濤趙王割城繳公子平原不得稱人豪報知己北向自
到死

史記信陵君列傳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
梁夷門監者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
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歎以觀公子公子執轡過
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
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偃臥久立與
其客語微察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將相宗室
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將相宗室
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
王進兵圍邯鄲公子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
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趙
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公子計不
獨生而令趙亡歎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

見侯生具告所以歎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乃屏人
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
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為公子泣公子使人
歌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為公子死無所辭公子復
仇頭敬進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行侯生曰
計請如姬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行侯生曰
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
兵而復請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於是公
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公子曰晉鄙嚙宿將往恐
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
從老不能請數公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劉
以送公子公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
疑之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
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當此之時平原君不
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劉
孝成王德公子之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
五城封公子嚙烏百反嗜吐
百反正義曰嚙大笑嗜大呼

慈雞田

補魏公子乳母辭

秦下令購魏孤匿孤罪族俱屠嗟慈雞獨哺雛秦令毒毒如狐慈雞知有雛不知有狐搏我軀

列女傳秦攻魏破之殺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者罪至夷乳母與公子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子安在乳母僮言之則可以得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吾不為也遂抱公子逃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追見爭射之乳母與公子俱死秦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祠之太牢

觀津客

觀津客歆忠臣珠履上客干成羣誰為春申母望人斬一
郎位斬首在棘門歌子繼考作新君黃鬼不食哭觀津

史記春申君列傳考烈王以黃歇為相封春申君客有觀津人朱英又春申君客三千餘其上客皆躡珠履又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禍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又考烈王崩李園置死士於棘門內夾刺春申君斬其頭於是盡滅春申君之家而園女弟初幸春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為楚幽王

文信侯

太史公議不韋以孔子之所謂聞者非所以議不韋翟大賈以子楚奇貨一鈞得國相封侯食邑而又進詐腐以蓋已禍事益露而禍益甚太后待死於雍賴齊焦一言亟返南宮而仲父之狡終疑之賜書詰責逼死於蜀嗚呼鈞奇之禍一至此哉余為文信侯賦翟大賈詞

翟大賈貸阿楚邯鄲女生子十三繼阿楚翟大賈尊仲父
皇假父匿子宮中躡其後叶匹夫一語還子母河陽邑封
十萬戶呂母冢邨之西並陽相接草萋萋行人尚點不韋

妻

史記呂不韋列傳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秦昭王以
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安國君有所甚愛姬號曰華陽
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母曰夏姬母愛子楚為
蔡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乃
以五百金與子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獻華陽夫
人子楚立為遠嗣呂不韋傳之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知
有身子楚見而悅之呂不韋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
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秦昭
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立一年薨諡為孝
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以呂不韋為丞相封
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
子政立為王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太后時時竊

私通呂不韋呂不韋恐禍及已乃進嫪毐陰謂太后曰
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告嫪毐
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謀曰王即薨以子為後於是
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呂不韋夷嫪毐三族遷太
后於雍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乃迎太后
於雍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乃賜文信侯書與家
屬徙處蜀呂不韋恐誅乃飲酖而死始皇十九年太后
薨謚為帝太后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呂母謂不韋妻
冢在北却道西

廁中鼠

井序

斯為小吏時見廁中鼠有人犬驚入見倉中鼠食
粟無人犬憂嘆曰人之賢不肖在所自處耳迺從
荀卿學帝王術而卒不免具五刑之僂斯之自處
可知矣余嘗論柏翳氏之鬼不食者非胡亥趙高

殺蘓立亥戮羣公子而亡秦國者懸於斯仰天一
嘆不能死之一言耳高出亡國之言斯誓一死以
謝之高能賜劍於恬與蘓愚弄一鹿於亥乎斯號
六藝其荒諄迷謬乃荀卿之不肖弟子始皇之畔
臣萬代儒者之罪人也咸陽磔死死有餘誅太史
不咎其大惡不道而猶以周召功烈惜之吾不知
其何說也斯舉師訓云物禁太盛物極則衰吾上
蔡布衣今人臣位無居臣上者富貴極矣吾未知
所稅駕矣此言可哀勢已不得為廁鼠矣吾為斯
賦廁鼠辭悼斯之為三公曾廁鼠之不如又此其

老諄從逆而陷於僂也

君不見相國廁中鼠食污善自驚相國笑鼠不如太倉食粟飽且寧豈自知相國寢火履冰蒼鷹不揚黃犬不鳴祿糜萬鍾身具五刑重為此曰

縷不二雄兮悅不再容靈修憤憤兮誰西孰東火吾書兮師更以為儒愚吾黥兮復以自愚轅車共秘兮偽重同欺於乎秦鬼不食兮不食爾斯

史記李斯列傳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又李斯置酒於家喟然而嘆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駕下遂擢至此

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
吾未知所稅駕矣又始皇崩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真
太子故秘之置始皇居輜轎車中百官奏事上食如故
又趙高謂丞相斯曰上崩未有知者也臣賜長子書及
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斯曰安
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又斯乃仰天而嘆曰
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
又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又太史公
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樊將軍

并引

夷門監一死稱萬世田光老詩誤人一死不足憐
可憐者在丹與於期耳

羸刻刻得永永成信陵君光刻刻失廢廢直游酒人柯壇
不得登沫燕地不得反秦壯士誤人死誤死重痛樊將軍

史記刺客列傳田光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
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行見
荆卿因遂自刎而死又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
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又荆軻
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
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註齊桓公許與魯會於
柯而盟又秦將樊于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荆軻曰夫
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
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

臘嘉平

臘嘉平誰誤我茅初成盧生入海歸告圖讖築長城徐生
苦鮫魚君王親為躬海鯨慎避惡鬼惡鬼相欺凌東黔非
惡鬼七字刻墮星為我告瀉君更報茅初成輻中祖龍吹

鮑腥

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一
年十二月更名臘月嘉平
太祖原真人茅盈內紀曰
始皇三十一一年九月庚
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
之中乘雲駕龍白日昇天
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
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泰
清時下元洲戲赤城繼世
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
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
故父老吳對此仙人之謠
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
始皇欣然乃有尋仙之志
因改臘曰嘉平索隱曰夏
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
蜡亦曰臘秦更曰嘉平蓋
應謠歌之詞而改從殷號
也又二十八齊人徐市等
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
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
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
又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
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韋
昭曰羨門古仙人正義曰
高善亦古仙人又盧生使
入海還以鬼神事因秦錄
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又三
十四年築長城又三十五年
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
奇菜仙者常弗遇類物有害
之者方中人主時徵行以
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
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
於神於是始皇行所幸有
言其處者罪死又三十六
年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
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
帝死而地分又秋使者從
閼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
人持璧遮使者曰為我遺
滴池君因言曰今

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壁也又三十七年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當為大鯨魚所苦始皇夢與海神戰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為候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又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邱平臺會暑上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其臭以亂

杯羹辭

阿邦兒斬蛇當大遼下相八尺子擁劍相驅馳阿邦不顧
父烹父呼阿兒阿兒忍吐舌食父真獍兒於乎舜棄天下
負父走阿邦阿邦何急天下為

史記高祖本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前行前行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

乃前拔劍擊斬蛇遂今為兩徑開項羽本紀項籍者
下相人也守羽又審食其後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反
遇楚軍楚軍遂與歸項王與漢俱臨廣武而軍相守數
月項王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
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
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今我一杯羹

漂母詞

諸母漂泗濱一母眼中識窮人盤有餘餒及汝王孫竟我
漂食踰兼旬王孫封王報母以千金叶丈夫養賢不如漂

母仁又豈知鐘室妬婦殺功臣過客酬墓千千春

史記淮陰侯列傳信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
飯信竟饋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
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漢
五年漢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台所從食漂母
賜千金注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又信入呂后使
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注長樂官懸鐘之室

田橫客

黃鳥在楚良死太苦黃蛇穿土良死其所爾良慄慄百七
其人我良忻忻五百同身君辱臣死臣等弗疑大王小侯
臣等弗知

史記田儂列傳漢王立為皇帝田橫與其徒屬五百餘
人入海居島中高帝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
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
尸鄉廐置遂自剄高帝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
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至則聞
田橫死亦皆自殺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
奄息仲子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
黃鳥林克叟註秦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

高陽酒徒

高陽子佩長鈇冠側注

平

讀書萬卷非豎儒瞋目叱使者

使者走報曰壯士沛公輟洗麴面折沛公者智與勇俱不
我如句何以爭天下定三秦涉西河叶夜見陳倉令一劍
取血顱食積粟聚合烏塞成臯距飛狐橫行天下天下莫
誰何叶齊稱東藩國伏軾下城七十餘淮陰賣辯舌鼎獲
甘受屠漢剖符如何不剖陳留侯符吊圍門者但云高陽

酒徒

史記酈生列傳酈生走軍門上謁沛公方洗問使者曰
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沛公
曰為我謝之使者出謝酈生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
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使者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
也又沛公罵曰豎儒又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酈生
上座又酈生曰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
歌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為足下失之又酈生見陳留令
說之留宿卧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又

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杜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
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又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
使為漢而稱東藩又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
城乃夜渡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
賣已迺亭酈生索隱高陽屬陳留圍縣高陽鄉名也故
者舊傳云食其
圍高陽鄉人

陸大中

并序

世以漢陸賈為智人辯士余以其游公卿間談笑
取富貴不以汗馬勞家有五子輪環奉養安車馬
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優游晚景以壽終真
亂世福人也予嘗為陸客卿著客隱論列東方生
朝隱論云

人生不願韓柱國但願身為漢廷陸大中著述稱仁義大
中辨口調異同一說南越元黃屋再說兩相交春風橐裝
用未盡金錢賜重重歌童傳食五子宮一劍得失楚人弓
優游公卿間家以上壽終同鄉狂生廣野公身膏鼎鑊豈
如陸大中

史記陸賈列傳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尉佗
大說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大
中大夫陸生羸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
帝未嘗不稱善躡其書曰新語陸生有五男乃出所使
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陸生常安車馬
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
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致十日而更所死家得
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遇
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呂太后時諸呂擅權陸生為
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

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聞名
聲藉甚竟以壽終呂氏春秋貴公篇荆人有遺弓者而
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鄜生傳人皆
謂之狂生空自謂我非狂生又下陳留踰鄜食其為廣
野君

走狗謠

走狗走狗匍匐帝騎赤龍呼狗逐鹿兔既死騅亦追鹿
馳鹿走軹道窮無歸赤龍天上飛歸來雌雉作雄吼長樂
宮中烹走狗嗚呼兔死狗烹烹狗及豨如何不存狗制雉
雞反殺走狗聽雞啼

史記淮陰侯列傳狡兔死走狗烹又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之項羽本紀駿馬名騅常騎之高祖本紀秦王子嬰
降軹道旁漢書呂后紀注呂后名
雉高祖本紀十一年斬陳豨常城

赤松詞 并序

余嘗論張良能為呂后定太子而不能為高祖定
呂后良之智徒智於目前而不能智於身後吾不
知良何以為去計耶而况生子如辟疆黨呂氏而
危劉氏可謂張氏不肖子良於地下亦知之否耶
滄海客博浪椎死不葬蕩家賞走匿邳句圯上乃得帝
王師國耻既雪吾何之黃石山頭會與赤松期赤松子不
為漢家後日計安危十三黃口利如錐一語三狼入宮闈
赤松子地下不殺辟疆兒

史記留侯世家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素隱曰
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

下也又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
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
誤中副車又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又良
乃更名姓亡匿下邳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墮其履圯
下顧良取履履之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後十
年興十三年見我濟州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後十三
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呂
后本紀留侯子張辟疆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曰帝毋
壯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請拜呂台呂產呂祿為將將兵
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入宮居中用事則太后心安君等
幸得脫禍矣丞相乃如辟疆計按漢書外戚傳與
史記同據綱目張良孫辟疆註云年十三為侍中

樓 汪若干校

鐵厓咏史註卷之二

目錄

伏生受書行

補日飲母詩詞

悲吳王

冰山火突詞

牛腹書

真仙謠

宮中有壘氣

滑稽兒

東閣開

牧羝曲

月氏王頭飲器歌

二首

些月氏王頭歌

長門怨

鳳凰曲

王嬙

閔內侯

燕燕步踧踧

兩僊公

龔老人

張特進

大司徒

董舍人

梓柱生枝葉

老姑投國璽

新都侯

鐵厓咏史註卷之二

諸暨楊維禎廉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瀝西濱註

周源冲萬宗

訂

周源淋沃齋

伏生受書行

瓜邱崩科斗藏典墳孰求楚左相金絲不壞孔子堂濟南
伏生教齊魯綿蕞禮官何足伍挾書之禁禁未開盤詰誰
能禁齊語百年禮樂當有興天子好文開太平百篇大義
喜有托十三女口傳嘍嚶太常掌故親往受百篇僅遺二
十九河內女兒還可疑老人屋中有科斗建元博士孔叢

孫五十九篇為訓文嘉唐悼桀空有詔孔氏金經誰與論
倪家書生能受學一篇薦上元非樸當官得列中大夫帝
軌皇塗未恢擴漢家小康黃老餘烏用司空城旦書蓋
師言治在何處後世尚走陳農車

漢書儒林傳伏生濟南人也張晏曰名勝伏生碑云又
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
治之歆名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于是詔太常使
掌故鼂錯往受之師古註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
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
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畧以已意屬讀而已
又秦時禁書伏生避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
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士按隋經籍志云漢濟南
伏生口傳二十八篇河內女子得秦楚一篇獻之伏生
故為二十九篇耳又兒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
以尚書為樸學弗好及聞寬說可觀乃從寬問一篇藝
文志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對中師古注家語云孔騰字

子襄畏秦法峻急歲尚書孝經論語于夫子舊堂壁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未知孰是又武帝未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內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恐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外戚傳竇太后好黃帝老子言儒林韓固傳竇太后好老子書名問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服虔曰道家以儒法為急比之於律令也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曹參傳閭膠西有益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益公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益公焉成帝紀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師古注言令陳農為使而使之求遺書也

補日飲母苛辭

勸君酒呼酒來離叶尚方肉食有腊毒天賜我酒壽君金屈
危君不見漢家中郎絲廷皎丞相斥嬖兒吳中脫死歸阿

種者勸以日飲母竒聞雞走狗嘻不則利劍刺君君莫支
於乎十七客肩相隨培生日者弗能知阿種真好兒

史記素盜列傳袁盜字絲又丞相絳侯曰吾與而兄善
今免廷毀我又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盜兄子種
說盜曰君與駢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又盜徒為吳相薛
行種謂盜曰吳主驕日久今苟欲劫治彼不上書告君
即利劍刺君矣君能日飲母何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
此幸得脫漢書師古注無何言更無餘事按漢書作亡
何史記作七竒容齋謂二義不同余謂何竒二字古者
通用一義耳觀漢書賈誼傳謂大體大何新書謂大誌
大竒可證也又袁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鬪
雞走狗又梁王款求為嗣袁盜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使
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盜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盜曰臣
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
之盜心不樂乃之括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果漢刺
殺盜安陵郭門外注括文穎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也

悲吳王

悲吳王悲吳王壯士招八方劇孟胡不在戎行壯士不救
凍追亡據洛陽食教倉阻山帶海作金湯太尉車騎空堂
堂少年推鋒之計計不用太尉功烈書旂常老漚血面啼
先皇

史記吳王漚列傳吳王漚者高帝兄劉仲之子也鼂錯
為太子家令數言吳過可削孝景帝即位漢廷臣方議
削吳吳王漚因此發謀欲舉事孝景帝三年初起兵於
廣陵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擊吳條侯至雒陽
見劇孟喜曰七國反我乘傳至此不自意全又以為諸
侯已得劇孟劇孟益令無動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
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
邑不下直棄去而據洛陽武庫食教倉粟阻山河之險
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吳王問諸老将老
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
桓將軍計吳大敗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
去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即使人縱殺吳王盛其

頭馳傳
以聞

冰山火突詞

冰山不可倚，冰破割爾足。火突不可附，火燎爛爾肉。君不見魏其侯門下，客獨厚。灌太僕相引重勢，若絕身服。莽功更與結歡，田相國席上縛騎兵。首懸東市及支屬，魏其侯尸渭城東。朝有制，不可贖。

史記魏其武安列傳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蚡以肺腑為京師相
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自引而怠傲
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獨厚遇灌將軍灌將軍夫若
賴陰人也建元元年入為太僕灌夫亦倚魏其兩人相為引重
及魏其失勢欲倚灌夫灌夫亦倚魏其兩人相為引重
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元光四年丞相取燕王女為
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與

俱武安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
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銳身為救灌夫
上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辨之太后曰今我在也而入皆
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於是上使御史簿責
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讐欺劾繫都司空十二月晦論
棄市涓城其春武安侯病將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
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牛腹書

文成將少君徒行宮呼兒如呼奴白日不饑青糲飯黃金
可躍丹砂爐重壇太乙天神居天子親見王媪好老犧街
書腹中劄天子視帛疑手書文成將誣伏誅如何又刺天
將地將黃金符

史記封禪書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
君久之李少君病死又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

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天子自惟中
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作甘泉宮畫天地
太乙諸鬼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
牛詳不知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
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又
樂大因衆成侯求見言方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
得四印佩天子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上使人隨
騷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
五利執疏臻切音莘或作精杜甫詩豈無青精飯使我
顏色好注青精一名南天燭道家謂之青精飯經云服
草木之正氣與神通食
青燭之精命不復殞

真仙謠

漢武帝曰天下豈有神仙耶惟節食省欲可延年
耳武帝所謂仙者亦方士求諸吐納一丹一藥之
為若天地間真仙在浩劫外者非武帝所能知矣

因賦真仙謠

傳君歌住爾等聽我歌莫莫後天有死長生可學羝收七
豕紙翦獲鶴盆花頃刻開屏女呼唯諾癡仙狡獪弗之覺
去尋蘓石二子講大樸丹海鳥沉冰壑黃河九裂火暴二

石曼卿蘓舜欽也石云牛尾麟角成真少神仙有路不閉
書蘓云丹海飛日烏玉液朝元腦崑莖氣候四時青紫府
光陰夜和曉亦只是
吐納仙耳真仙不取於乎後天一死長生不可學西華傾

東海涸問我在何處手持天根不盈握浩劫萬萬劫始胎
之天幾褪黃卵殼

酉陽雜俎唐一行長於數王生之子以殺人繫獄求救
於一行一行曰以數推之當有赦道其徒授以布囊戒
令其囊廢園伺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之至時
有七豕入園獲之一行置大甕中密覆封書梵字誌之

太史奏北斗不見名一行問之曰莫若大赦從之星見
如故桂苑叢談接他日將欲離去乃乘醉翦絨鶴二隻
求其道日久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即後來時狄公亦
以水噴之俄而遂得去潛確類書韓湘昌黎從子少學道
醉不暇拘留遂得去潛確類書韓湘昌黎從子少學道
落魄他鄉久而始歸值昌黎生辰宴怒之湘曰無怒也
請效薄技以獻因為開頃刻花每辦金書一聯曰雲橫
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昌黎不悟遣之去後果
謫潮州至藍關湘來候昌黎乃悟因吟三韻以補前詩
酉陽雜俎元和初有士人醉卧醒見屏上婦人悉於床
前踏歌又反首髻及地作弓腰勢如規此之即上揚妃
外傳水晶屏上刻美女妃賜國忠置之樓上一日獨卧
諸女悉下各通名
叱之復歸屏上
先生又和狄仙人云日月東墮而西出江河東逝而西
旋乾坤顛倒吾自在真仙此訣將誰傳先生自言夜夢
擊壤老人談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
耶其餘何足言鐵仙人自詫黃卵殼外非天地自我出

宮中有蠱氣

劍妖夜入龍華門宮中有氣三尺文偶人持杖擊天寢豈
意禍烈東儲君久胡巫斬趙虜子假父兵非悖父壺闕老
高寢即訟寃天子天子心煩傷萬罪重滅蘓貂璫

漢書公孫賀傳巫蠱之禍起自朱安世成於江充江充
傳上幸甘泉疾病充見上年老恐宴駕後為太子所誅
因是為姦奏言上疾祟在巫蠱於是上以充為使者治
巫蠱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蠱充既知上意因言宮
中有蠱氣先治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蠱於
太子宮得桐木人太子懼不能自明收充自臨斬之罵
曰趙虜戾太子傳充與治巫蠱白言宮中有蠱氣上使
按道侯韓說御史章競黃門蘓文等助充充遂至太子
宮掘蠱得桐木人太子少傅石德謂太子曰可矯以節
收捕充等繫獄具白皇后乃斬充以徇矣胡巫上林中
上怒甚壺闕三老茂上書曰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
臣竊以為無邪心書奏天子感悟而車千秋復訟太子

究上遂擢千秋為丞相而族滅江充家
焚燕文於橫橋上高寢即謂千秋也

滑稽兒

滑稽兒骨鯁臣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有三斬罪誰敢云
辟戟一言賜金三十斤帝為罷酒踈董君滑稽兒骨鯁臣

漢書東方朔傳帝姑館陶公主蹄實太主堂邑侯陳午
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蹄曰董君上
臨山林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起自引董君隨主
前伏殿下主迺贊因叩頭謝上為之起當是時董君貴
寵天下莫不聞於是上為實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
內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
安得入乎上曰善有詔
止賜朔黃金三十斤

東閣開

東閣開急趨才脫粟吐哺賢人來老韓劍目豈不才汲汲

史董膠西東閣之妬何以光三台思叶東閣開行便宜睚眦

子鼎烹兒罪有必誅誅必夷東閣之銜無狐疑孰云曲學

專阿時

漢書公孫宏傳宏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宏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素祿皆以給之然性忌外寬內深諸常與宏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宏力也鞅固傳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公孫宏亦徵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游俠傳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解實不知公孫宏議曰解以睚眦殺人解不如此鼻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解主父偃傳偃曰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偃為齊相王自殺公孫宏爭曰非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偃

牧羝曲

我主天之主 卷二 七

牧羝郎十有九星霜斲冰為飲噉雪以為糧官我左伊秩
位我丁靈王誓有抱節死死無面縛降家有故人為我酌
春酒落景不可回朝露不可久述陵勸語生口捕雲中帛信託
歸鴻烏號號歌絕麟閣豈論功

漢書蘇武傳匈奴幽武置大窖中天雨雪武卧齧雪與
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
入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
久自苦如此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
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
歐血旦夕臨數月昭帝即位數年漢使復至教使者謂
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
澤中於是單于召會武官屬凡隨武還者九人武留匈奴
凡十九歲宣帝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恩朕肱之
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漢書蘇武傳注左伊秩官之
號也李陵傳注丁靈胡之
別種立為王而主其人也

月氏王頭飲器歌 二首

黑風吹瓠瓠不流胃頓夜斷強王頭黃金留犁攪玉斗一

飲一石酥駝秋眼紅吮嚙生血聚汗滴石樓濕青雨石汗蓋骨

韻隱語也鬼妻扣骨骨欲應精禽飛來作人語黃雲歷日日欲

顏將軍回首李陵臺君不見漢家秋風凋細柳老上單于

誇好手棘門胡盧可盛酒

漢書張騫傳建元中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韋昭曰飲器罍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罍榼晉云獸子皆非也罍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罍器所以漉便者也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為飲器者共飲血盟應劭曰徑路匈奴寶刀也金契金也留犁飯匕也撓和也

契金著酒中撓攬飲之杜甫詩鬼妾與鬼馬注鬼妾如
白奴以亡者之妻為鬼妻也肉奴傳置三將軍軍長安
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周亞夫傳上自勞軍至
霸上及棘門軍已而之細柳軍曰此真將軍矣鄉者霸
上棘門如
兒戲耳

其二

持爾月氏頭飲我虎士頸虎士飲之怒生癭猩紅酒熟黃
金拌淋漓猶疑血未乾雄心如劍四方動倒黥狼山海波
湧帳前按劍千熊羆耳熱聽我歌谷蠡此盃持勸蘭夫子
烏能持勸武陽兒

漢書霍去病傳封狼居胥山禪姑衍登臨翰海史記大
宛列傳張騫使月氏為匈奴所得單于死左谷蠡王攻
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亡歸漢史記蘭相如引璧旣柱
及叱秦王左右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

山又燕國有勇士秦武陽
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

和前

李費附

太白八月月欵顏胡風吹度白龍堆血函糲糊截仇首
半髀剝作玻璃盃目昔生紅酒微禡戎王胸堂沃焦熱
青氈帳下唱胡歌三十六國肝膽裂金篋攪紅紅欵凝
腦中猶作銅龍聲千年古恨恨未平怨魂飛作精衛精
君不見漆身復仇仇未復地下義人吞炭哭

些月氏頭歌

余讀費辭為之擊几而歌費真孤精也余復伎癢
作些月氏頭歌令費和之費謝曰某氣竭矣

嗚呼老氏顛大如斗眼中燐吹歌腥游魂夜哭燈前走夢
呼老氏顛在手倒瀉一聲索郎酒嗚呼飲月支酒船不倒
劉伶屍酒淋汝顛胡用悲君不見左賢截落血丸頸蔕蔕

營邊作溺血

水經注劉墮工釀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
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真率齋筆記試鶯
家多美釀試鶯不善飲時為宋遷索取試鶯恒曰此豈
為某設哉祇當索與即耳因名酒曰索即後人謂索郎
為桑落反音亦偶合也恐非本指段成式詩詩中反語
常迴避尤怪花前喚索郎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常
乘鹿車携一壺酒使人荷
鍾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

長門怨

一名阿嬌行

阿嬌盼美目阿嬌貯金屋金屋瑤草春未老長門一夜生

秋草蜀才人金百斤受金為我賦長門長門寫春愁君王見之為傷秋臨邛溝水東西流不知有婦悲白頭

樂府原題相和歌楚調十曲有長門怨漢書外戚傳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嬖女也坐巫蠱使有司賜皇后策罷退居長門宮漢武故事武帝數歲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指其女曰阿嬌好否笑對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後立為皇后因妬廢居長門宮以黃金百斤奉司馬相如作長門宮賦以悟主上后後得幸阿嬌陳皇后小字也漢書司馬相如蜀郡人

鳳皇曲

即白頭吟

鳳殊棲凰悲啼比翼不如鳧與雞凰悲啼鳳殊棲造端不能合隙終不能睽卷衣香未歇薦琴絃未絕昔日連環心今朝兩分別乃知茂陵女未求溝水已作東西流

樂府原題鳥獸二十一曲有鳳皇曲相和歌三十曲有
白頭吟西京雜記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
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玉臺新咏相如琴歌曰鳳兮
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又曰鳳兮鳳兮從我樓
得托葦尾永為妃卓文君白頭吟皚如山上雪皎若雲
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日斗酒會明且溝水
頭躑躅御溝上溝水東西流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
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從從男
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按造端
不能合意蓋謂文君夜奔也

王嬙

王家女自倚顏如花黃金不肯買圖畫玉顏一夜生玼瑕
宮中未識天子面一識五馬行龍沙天子重信不得奪畫
工之死空如麻蛾眉既出塞無鹽在宮中畫工意則繆畫
工事則忠

樂府原題清商七曲有王昭君亦曰王嬙西京雜記元
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
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肉奴入朝求美
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
第一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
乃窮索其事畫工杜陵毛延壽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
寬下杜陽望樊青同日棄市按杜工却詩畫圖省識春
風面此識字所本一識略讀謂及去召見終一識耳左
傳其自為謀也則忠此結語所本吾

先君謀也則忠此結語所本
附韓子蒼昭君圖叙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
壻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嬙妃之生一子
秣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氏書始言入官久不見御
積怨因掖庭令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碩
影徘徊疎動左右帝驚悔欲復留而重失信外國然范
不言呼韓邪願壻而言四五宮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
與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
烏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官
人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
延壽琴搃又言本齊國正稜女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

戶稼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欲賜單于美人嬙對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藥而卒蓋其事雜出無所考證自信史尚不同况傳記乎要之琴捺最抵牾矣

閔內侯

閔內侯持漢節求入胡肆餐餐郅支罪惡當奏列堂堂將軍秉天鉞老甘使者老以病按劍到之還聽命藁街傳首歸論功論功取決劉宗正漢法矯制功不贖使者專功幸無戮前時奉使殺莎車廷議未許周方叔閔內侯欲爾爵不爾獄胡為谷大夫而又上書稱馬服

漢書陳湯傳郅支驕嫚湯與甘延壽出西域獨矯制發兵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怒按劍叱延壽延壽從之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開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

厲千餘人中書令石顯及丞相御史惡其矯制湯素貪
所鹵獲財物入塞多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
按驗之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曰昔周大夫方叔
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
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於是天子詔公卿議封
封延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丞相衡復奏湯不
處位湯坐免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疏訟湯曰楚有
子玉得臣文公為之仄席而坐趙有廉頗馬服強秦不
敢窺兵井陘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書秦天
子出湯奪爵為士伍馮奉世傳奉世進擊莎車攻拔其
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長
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

燕燕步踟踟

燕燕步踟踟

飛燕善踟踟步

飛附陽阿主燕燕尾涎涎飛宿昭陽

殿啄子啄及夫誓斷涎涎尾

象其首斷其手帝怒語也

十四月虹流輝

望堯門是耶非

帝以其妊踰十月當生聖人

市犢歸溷風飛元宮之人

兮白華綠衣

燕譜班姬退處東宮作賦自悼

漢書外戚傳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歸曰飛燕召入大幸立為皇后凡立十六年而誅先是兒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鑿也班婕妤賦綠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師古曰綠衣詩鄘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

兩僊公

兩僊公一上九江一渡遼東梓生函

音涂會稽山也

中地壘出長

樂宮兩僊不可招滅迹如飛鴻我將鞭列缺駕豐隆與汝相見君山十二之青峯

漢書梅福傳梅福字子真元始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後有人見福於會稽者

變名姓為吳市門卒云後漢書逸民傳逢萌字子慶時
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
即解冠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通雅列
缺電光也陽氣從雲決裂而出故曰缺淮南子季春
豐隆乃出注雷師也博物志君山洞庭湖心
也水經注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

龔老人

馬司徒太子師唐尚書太子友又招龔老人上卿加祭酒
老人卧病就身加印綬老人以死謝不受十日不食珍在
口誰將王貢相劣優老人之節世安有

漢書馬宮傳官代孔光為大司徒王莽篡位以宮為太
子師配宣傅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有紀遠薛方
郇越郇相唐林唐尊紀遠兩唐皆仕王莽相王莽時徵
為太子四友龔勝傳莽既篡國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
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
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勝稱病篤使者要說

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勝不復開口飲食積
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漢書贊王貢之材優於龔鮑
守死善道勝實蹈焉
王貢謂王吉貢禹

張特進

張特進天子師王氏梓柱夜生枝天子問天變口談春秋
災異空支辭天子師老辭祿渭上良田聚貨財後堂佳人
理絲竹天子師拜床下不足榮佞頭已辱斬馬劍高冢誰

表死牛亭

漢書張禹傳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田為業及富
貴多買田至四百頃極膏腴上賈性習知音聲內奢侈
身居太第後堂理絲竹篔簹絃年老自治冢塋好平陵肥
牛亭即處地奏請求之上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他所
禹每病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床下禹雖家居以持
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永始元延之間

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訊切王氏專
政所致上惧意頗然之迺車駕問禹曰春秋二百四
十二年日蝕三十餘地震五十六災變之意深遠難見
新學小生宜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朱雲
傳雲上書求見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
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

大司徒

大司徒孔子十四葉之孫儒對清問不希旨苟諛椒房上
尊號執論與衆殊策免歸鄉里還又詣公車新都侯斧鉞
殺無辜獨賞大司徒新都奴

漢書孔光傳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凡典樞
機十餘年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
合哀帝初即位傳太后欲稱尊號羣下多順指唯師丹
與光持不可遂策免光光退閭里元壽元年傅太后崩
徵光詣公車為丞相後故國博山侯光更為大司徒會
哀帝崩葬以光為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

事光所欲擣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屋背莫
不誅傷莽權日盛按光為莽使令為上莽奏於太后又
為奏紅陽侯立罪惡往往類此莽外
以貌尊事光而內則實以奴使之耳

董舍人

董舍人貌如婦通椒庭出泰大乘入聯茵憑詔起大第萬
戶千楹太師孔光九十其齡望塵車下趨走凌覽珠襦玉
匣造爾塚塋剛栢題湊隧道如皇陵枕龍臂夢不驚后土
為震動太陽為傷明權日積貨日聚長安民哭如雨戮園
靡瘞園土嗟餘殃殺朱詡

漢書佞幸侍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容貌
由是始幸常與上卧起嘗晝寢偏藉上與上欲起賢未
覺不欲動賢起斷衷而起詔將作大匠為賢起大第北
闕下重殿洞門木土之工窮極技巧東園祕器珠襦玉

桺孫以賜賢又令將作為賢起家莖義陵旁內為使房
剛栢題湊外為微道周垣數里門闕崇曩甚盛初丞相
孔光為御史大夫賢父恭為御史事光及賢為大司馬
與光並為三公上故令賢私遇光光雅恭謹知上欲尊
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迺
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閤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賢
歸上聞之喜上置酒麒麟殿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
禪舜何如後數月哀帝崩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
賢與妻皆自殺長安中小民謹諱鄉其弟哭幾獲盜之
賢見發嬴諒其尸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朱詡買棺衣收
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以它罪擊殺詡

梓柱生枝葉

作
卜柳起劉氏興梓樹生王氏傾五侯之族盤互如恭恒
一
言者避諱呂霍不敢稱排拔宗室宗室不敢語賴有劉
更生晝誦書夜觀星書數十上諤諤惟恐漢有田氏與六

卿安漢公受九錫抱三尺嬰老媪壘一擲地劉氏傾王氏

興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為宣帝帝本名病已又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為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通鑑綱目成帝建始元年封舅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

老姑技國壘

梁山崩六百年後符命興五將十侯至宰衡改漢臘頒新正五威符命走天下侯王稽首厥角崩老姑亦去跡改新母稱置酒未央宮誰為朱虛按劍行酒令平吁嗟長樂孺

子璽不得涓陵殉葬藏幽局

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陰為陽雄土火相乘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母與其齊田乎又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追封曼為新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為新都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又三世據權五將秉政又群臣奏請尊莽為安漢公又奏尊莽為宰衡又莽遂為攝皇帝改元稱制又莽遂以符命自立為真皇帝又漢傳國璽藏長樂宮莽即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曰我漢家老寡婦旦暮且死歌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涕泣良久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又莽改太皇太后為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又莽改正朔伏臘日太后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年八十四崩合葬涓陵王莽傳遺五威將王奇等十二人班符命四十篇於天下史記齊悼惠王世家朱虛侯管侍高后燕飲高后令為酒吏請以軍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請為耕田歌曰深耕既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諸呂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太

后業已許其軍法無以罪也

卷之四十五言

新都侯

岷山折石牛格朱越加斧戾玉匱藏金策旒幡尚黃犧牲
 尚白璽出長樂宮老婦哭踊躄姚嬀作宗支漢制無為匹
 上書之人四十萬漢臘獨有陳家兒絳衣日角天人姿長
 人巨毋不足支明堂隳九廟燬衆誓言食社鬼著初衣持
 帝七不得上天騎斗尾人言新都侯能誅董弄子更殺司
 馬史豈知嚮解漸臺傾不如自經董弄子不受漢家堯禪
 死

漢書五行志元延三年蜀郡岷山崩靡江江水逆流三
 日迺通劉向以為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
 川竭殆必亡矣其後三世亡嗣王莽篡位王莽傳奏符
 命京言齊郡新井雲言巴郡石牛鴻言扶風雍石犇皆

迎受請安漢公居攝踐祚背斧依於戶牖之間又哀章
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
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其傳子黃帝金策書其者高皇
帝名也又莽即真天子位犧牲應正用白使節之旌幡
皆純黃元后傳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黃帝姓姚
氏八世生虞舜舜起為內以媯為姓敬仲奔齊姓田氏
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為氏王莽
傳是時吏民以莽不受新野田而上書者前後四十萬
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資治通鑑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
書去職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贖人問其故咸曰我先
人豈知有王氏臘乎後漢書光武帝紀陸準曰角又絳
衣大冠王莽傳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文六十圖自
謂巨毋霸輅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卧則枕鼓以鐵箸
食博意歌以風莽莽聞惡之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
毋太后而霸王符也又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
皆授兵殺穉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為新室者社鬼記之
又衆兵發掘莽妻子祖父冢燒其棺柳及九廟明堂辟
雍火照城中又莽紺袍服帶璽韍持虞帝七首天文郎
按拭於前莽旋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
予何又莽就車之漸臺猶抱符命威斗象兵上臺就識

斬莽首兮裂莽身支節肌
骨嚙兮爭相殺者數十人

樓
灝
噩
監
校

鐵厓咏史註卷之三

目錄

井底蛙

鑄羗歸來乎

悲處士

蒼頭奴

漢元舅

將軍客

曹大家

壺山處士

跋扈將軍

千里草

君馬黃

董養子

赤兔兒

一日殺二烈

大鵬謠

在山虎

梁父吟

後梁父吟

義鷓子

的盧馬

鳳雛行

賣國奴

獵許謠

費尚書

子卿來

徐無山人歌

華大尉

虎威將

秦川公子

辛家女

銅雀奴

反顧狼

老鴛戀棧豆

三鬼行

寢輿鬼

大目奴

晉子房

鐵崖咏史註卷之三

諸暨楊維禎庶夫著 同邑後學樓卜瀍西濱註

金宗清載揚訂

王佩蘭者香訂

井底蛙

井底蛙夸龍興天日不寤東方明黃牛白腹五銖復真龍
在天飛赤伏井底蛙木之偶美哉山河難固守吁嗟匹馬
不洞胸天子東來亦泥首

後漢書馬援傳是時公孫述稱帝於蜀崑使援往觀之
歸謂器曰子陽井底蛙耳公孫述傳述建元曰龍興元
年又蜀中童謡言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
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

氏光武帝紀時同舍生疆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
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唐章懷太子
註四七二十八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
年即四七之際也漢火德故火為主也馬援傳公孫不
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脩飾邊幅如偶人形按公
孫述傳論云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末句翻此

鑄羗歸來乎

四七興卯金主天下風雲會龍虎天水碓何陸陸歆隨荷
鋤逐秦鹿王生泥一九大言封函谷南子陽北文叔三分
作西伯吾皇自有喻佗書鑄羗歸來乎

後漢書隗囂傳囂遣長子恂隨歆詣闕以為胡騎校尉
封鑄羗侯註鑄謂鑄鑿也光武帝紀識記曰劉秀發兵
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註卯金劉字也春秋演孔圖
曰卯金刀名為赤帝後次代周隗囂傳囂字季孟天水
成紀人也馬援傳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
共陸陸歆往附之註陸陸猶碌碌也隗囂傳囂將王元

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
事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

悲處士

并序

予讀公孫述紀悲處士七人不幸戮辱於述至服
其毒藥如服美餌或刎首以付使者誰謂兩龔之
後無人哉吾悲其人不幸處述地不得如周黨嚴
光遇東方之帝也為賦悲處士

悲處士飲毒酒伏劍首漆身為癩剔目以為賤更有泣血
巴太守於乎我身不過堯舜君巢許豈能為外臣羊皮叟
歸富春故人劉秀真人

後漢書獨行傳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公孫僭誦素
聞業賢徵為博士業固疾不起述乃使大鴻臚尹融持

毒酒以劫業遂飲毒而死又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並棄官歸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怒不至繫其妻子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王嘉聞而嘆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又健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又任永馮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避世難又譙元字君黃巴郡閬中人述連聘不詣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齋書至元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元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元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逸民傳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遣使聘之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蒼頭奴

蒼頭奴火之彗雷之箠白日殺人洛城里蒼頭奴法莫誅天子有簡行金書強項令攔主車數主過蒼頭之奴殺卓

下天子聞慎憐殿前謝主不榻項殿上觸檻甘碎腦

後漢書光武帝紀註秦呼人為黔首謂奴為蒼頭以別於良人也酷吏傅董宣為洛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騎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此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名宣欲笞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筆請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因勅孫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漢元舅

漢元舅冠軍侯銘隆碣封神邱燕然古鼎薦廟於萬秋旦
雞已失房帷囚冠軍侯泰山虎須臾棄之如腐鼠乃鋸借
權收疊舉將軍不得為伊呂

後漢書竇憲傳建初二年女弟立為皇后憲兄弟親幸
寵貴日盛合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登燕然山去塞
萬餘里北單于戰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鐐王師
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曰鐐王師
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振萬世憲班師南單于於漠北遺
兮建隆碣熙帝戴兮振萬世憲班師南單于於漠北遺
憲古鼎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孫永保用憲上
之詔封冠軍侯論曰夫二三子得之不遇房帷之間非
復搜探側陋選舉而登也當青病奴僕之時竇將軍念
咎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何意裂膏腴享崇
號乎東方朔稱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信矣註吳志
諸葛瑾曰失旦之雞復思一鳴也又齊瑒王子雍御侯
暢素行邪僻得幸太后憲懼見之宮省之權遣客刺
殺暢而歸罪於暢弟剛事覺太 開憲於內宮按房
惟因謂此也又憲奪沁水公主 肅宗駕出過園台
憲切責曰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又和帝四年封鄧
疊為穰侯疊與其弟姁及母元又憲女壻郭舉舉父璜
皆相交結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乃與近幸中常侍鄭
舉皆下獄誅憲迫令自殺

將軍客

將軍客太史固曾與將軍據露布洛陽令將天誅捕客豈
為酗酒奴將軍客不得如江淮客主袁司徒阿昭抱泣修

遺書

後漢書班固傳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
初洛陽令种兢嘗行固奴于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
兢大怒畏憲不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
此捕繫固遂死獄中周榮侍袁安舉奏竇景及與竇憲
爭立北單于皆榮所具草竇氏客太尉掾徐詩劾榮曰
竇氏憚士刺客滿城中護倫之榮曰榮江淮孤生蒙先
帝大恩得倚宰士綴為
竇氏所害誠所甘心

曹大家

曹大家博文善著書著書豈獨識閨壺禍轍使我元舅歸

先廬大家大家丈夫婦如何我兄固不能勸元舅白首同

歸死囹圄

後漢書列女傳扶風曹世叔妻同郡班彪女名昭字惠
班一名姬博學高才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
及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開踵成之
數名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焉號曰大家又永初中太
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欲不
許以問昭昭因上疏太后許之臨等亦還里第

壺山處士

富春處士漢客星十字斧鉞時人驚壺山處士漢客卿設
壇拜之如神明天子延問匡救術乃知處士盜虛聲君不
見黃家徐家兩顏子人倫風鑒將何憑

後漢書方術傳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隱於壺山之
陽天子為英設壇席待以師傳之禮英初被詔命僉以

為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
黃憲傳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荀淑至表闕曰子國有
顏子寧識之乎閔曰見吾叔度耶
律釋傳釋字儒子豫章南昌人

跋扈將軍

夜半南宮新進餅曹騰策士急有請司徒司空推聖明蓋

車已迎

去聲

夏門亭詣闕訟喬人萬數誰作飛章殺李固將

軍跋扈豈知文白鵠書生方獻賦襄城君起大宅怪寶珍
禽貢私容蠻琛島貝百譯重郡守長吏乘鑿凶藏婢不願
作孫母花奴只願為秦宮嗚呼七君離三后散縣官輸財
三十萬天下田租減民半三公具臣習附阿五侯萬戶不
為多從茲刑餘作周召事勢乘除可奈何

後漢書梁冀傳質帝少而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羣臣目
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令左右進鴆加煮
餅帝即日崩李固傳先是龔吾侯志嘗取冀妹冀欲立
之衆論既異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夜往說冀冀然
其言明日重會公卿意氣凶凶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
懾懾之皆曰惟大將軍令司徒胡廣司空謂趙戒也
桓帝紀梁太后微帝到夏門亭將妻以女弟會質帝崩
太后遂與兄大將軍冀定策禁中使冀持節以王青蓋
車迎帝入南宮喬杜喬也馬融傳融戀於鄧氏不敢違
忤勢家遂為梁冀草奏李固梁冀傳冀為人焉有矜目
洞精曠朗口吟舌詭裁能書計文苑傳崔琦字子璋涿
郡安平人冀行多不軌琦數引古今成敗以戒之言不
從作白鵠賦以為風梁冀傳詔封冀妻孫壽為褒城君
冀乃大起第舍而壽亦對街為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
又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冀從貸錢五千萬奮以
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為其守藏婢云
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奮兄弟死獄中悉沒
贖財億七千餘萬又冀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入
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託以言事與私焉又冀一門
前後七封侯皇太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倉邑縣令

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又徵
財貨縣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
租之半又帝與中常侍單超具瑗唐衡左官徐璜等五
人成謀誅冀宦者傳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其後
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
回天具獨坐徐即虎唐兩墮

千里草

千里草爨且凶御史不解劍立殺擾龍宗西遷富室收帑
藏陽城婦女充後宮屯鼻圭發塚墓東兵又死猪塗布豈

似光明大臍炷

後漢書五行志狀帝踐祚之初京師童謡曰千里草何
青青十日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卜為卓凡別
字之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從下發端者也今二
字如此者天意若曰卓自下摩上以臣陵君也青青者
暴盛之貌也不得生者亦旋破亡董卓傳進卓為相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卓縱放

兵士淫畧婦女剽劫資物謂之搜牢又卓嘗遣軍至陽城駕其車重載其婦女以頭繫車轆歌呼而還又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又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所得義兵士卒皆以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猶塗布謂以脂膏塗布纏其身燒之也又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肥脂流於地守尸吏然火置臍中光明達曙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蒼蒼黃色不辨誤殺馬上郎阿瞞子突圍去君不見追濮陽渡空騎將軍赤馬兔阿瞞子殺呂布

宗書漢鼓吹鏡歌十八曲有君馬黃歌古辭云君馬黃臣馬蒼二馬相逐臣馬良獻帝春秋曹操與呂布戰敗布騎得搽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答曰騎黃馬者是也因得免網目呂布有別屯在濮陽西曹搽夜襲破之布至搏戰相持甚急司馬典韋將應募者進當之搽乃得引去遂入濮陽燒其東門示無反意及戰罕敗卒

騎得搃而不識釋
之捺突火而出

董養子

董養子健如虎有詔殺賊臣殺賊非殺父董養子本梟雛
豈為執戟生戈矛叶私恩不知漢尚父大義自許王司徒
却憐司徒座中咤則足黥膚不相赦

後漢書呂布傳卓以布為騎都尉誓為父子董卓傳卓
傷臂墮車頤大呼曰呂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應聲
持矛刺卓越兵斬之呂布傳司徒王允密謀誅卓因以
告布布許之蔡邕傳卓被誅邕在王允坐殊不意言之
而嘆即收付廷尉邕陳辭謝乞黥首則
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

赤兔兒

赤兔兒健如虎首啖千里草威風孰能禦白門縛之柔若

鼠阿瞞小慈幾晚距董太師丁建陽大耳之言其鋒不可當烏乎大耳子真可王大人之斷大人之剛

後漢書呂布傳布常御良馬彌曰赤兔能馳城飛壑註曹瞞傳曰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又布登白門樓兵圍之急乃降顧謂劉備曰縶縛我急獨不可一言耶捺笑曰縛虎不得不急乃命緩布縛劉備曰不可明公不見呂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捺緩之布目備曰大耳兒最叵信捺為泣涕縶殺之蜀志備頓自見其耳

一日殺二烈

一日殺二烈青天雨飛霜壯夫一解體智士盡括囊汝南使圖霸業不為天子誅兇孽一日殺二烈十敗雌雄今已

決

後漢書臧洪傳曹搆圍張超於雍邱甚急洪為從紹請
兵不聽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與兵圍之城陷生執洪
殺焉洪邑人陳容時在坐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
天下除暴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使人牽曰汝非臧
洪空復爾為遂後見殺在坐無不嘆息曰如何一日戮
二烈士資治通鑑紹為人寬雅有局度喜怒不形於色
而性矜愎自高短
於從善故至於敗

大礪語

大如礪可避世燕之南陞趙北際塹十週京十丈鐵闕京
門人莫上京門開大吭健婦聲如雷謀夫猛將日解散深
籌高議憑誰裁於乎逐夫餘掃黃孽白馬義從音宗天下烈
幽州牧劉金城誰謀烏桓節制明搃兵犯大義大礪難為
京金萬穴穀千堆上谷胡市千家財天下之事不可待獨

夫引火焚高臺

後漢書公孫瓚傳前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
合六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為易地當之遂徙
鎮焉獻帝紀註公孫瓚頻失利乃臨易河築京故號易
京在幽州歸義縣南爾雅絕高謂之京公孫瓚傳瓚居
高京以錢為門令婦人習為大言聲以傳宣教令謀臣
猛將稍有乖散東夷傳夫餘國在元菟北千里公孫瓚
備瓚曰昔我驅畔胡於塞表掃黃巾於孟津又瓚常與
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為左右翼自號白馬義
從又瓚志掃滅烏桓而劉虞欲以恩信招降由是相忤
又瓚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劉虞傳開上谷胡市之
利通漁陽益鉄之饒公孫瓚傳兵法百樓不攻今吾諸
營樓楛千里積穀三百萬斛食此足以待天下之變又
建安三年袁紹復大攻瓚瓚大敗乃悉縊其
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

在山虎 有序

史以融才疎意廣迄無成功此以成敗論人未知

融者融之正氣其挫損賊搆者多矣故寧詆罵而
死無附麗以生所以為一代人傑英雄爭天下必
為一代人傑所與搆能屈天下之衆而不能屈一
夫之傑豈英雄耶先主自言曰孔北海亦知世間
有劉備耶是備喜為融所與也搆殺融適以成融
之傑故予為賦在山虎

在山虎金之精鐵之剛狼在我戶鷄在我堂稅駕彼狼水
火不兩立鷄死狼猖狂虎亦殃君不見孔父一正色百草
不敢千秋霜虎兮虎兮死何傷

後漢書孔融傳融屯都昌為賊管亥所圍乃求救於平
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融見

搽雄詐漸著數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搽疑其所論建漸慮鯁大業山陽邾慮承望風旨以做法奏免融官遂令路粹枉狀奏融下獄棄市按孔融薦禰衡曰鷲鳥累百不如一鸚鵡謂禰衡也狼謂曹搽

梁父吟

并序

吾讀蜀志嘗怪孔明有不及昭烈之明重遠昭烈所用之人且又違其臨終之命魏文長昭烈親拔之重將也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昭烈臨終為之戒者也祁山之役關中響震天水南安皆叛以應我王業之成在茲一舉奈何文長既制而不行而專委謖為前鋒吾不知其去取何在街亭一敗為謖所悞至今千載而下志士為扼腕豈天必使

蜀安於一隅也代之賦梁父吟者貶晏褒亮余以
春秋責賢之法責亮以繼梁父篇

梁父歌卧龍起中山王孫移玉趾自比管與樂不比齊晏
子帝中崩賊未庭牛馬走餉龍蛇走兵魏司馬十日不到
長安城馬參軍殺以釁鼓莫謝先帝靈坐令巾幗婦寢食
問斗升歌梁父西日傾西風為我生火聲

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曲有梁父吟行蜀志諸葛亮
傳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又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
明者卧龍也先主傳漢景帝子中王靖王勝之後也按
移玉趾謂三顧於草廬之中諸葛亮傳每自比於管仲
樂毅又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又十二年春亮悉
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杜甫詩八陣圖註陣勢八天
地風雷飛龍翔鳥虎翼蛇盤也魏延傳字文長先主為
漢中王遷治成都當得重將以鎮漢川乃拔延為督漢

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諸葛駐漢中更以延為督前
部領丞相司馬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
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馬謖傳先主臨薨
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以謖為參軍建興
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
於街亭為郃所破謖下獄物故諸葛亮傳亮身率諸軍
攻祁山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氏
春秋亮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
王見亮使唯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
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食不
過數升宣王曰亮
體癯矣其能久乎

後梁父吟

君歌梁父吟為齊悲治疆我歌梁父吟為君悲關張隻猛
虎見君亦哮怒君調護如臂股與君一心恢漢宇嗟兩虎
中道殂前將軍輕所愛購爾千金顧右將軍鞭健兒割

東吳趙何如食桃二三子比功校烈君前死封古墓蕩陰

里

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
聞晏子過而趨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君蓄勇力
之士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
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
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接一搏弱而再搏乳虎
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田開疆
曰吾伏兵而却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
無與人同矣接桃而起古治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壺
啣左驂以入砥柱之流治逆流百步順流九里得壺而
殺之左捺驂尾右挈壺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
治視之則大壺之首若治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
同矣二子何不反桃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不于若功
不于逮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
挈領而死古治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不仁耻人以
言而夸其聲不義恨手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
而死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古樂府梁父吟詞步

出齊南城遙望蕩陰里中有三墳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諛言二桃殺三士誰能有此謀相國齊晏子蜀志關張傳關口張飛皆稱萬人之敵為世虎臣諸葛亮傳先主與亮情好日密關口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口飛乃止關口傳先主為漢中王拜口為前將軍又曹公遣徐晃救曹仁裴松之註蜀記曰口與晃宿相愛遙共語但說平生不及軍事頃吏晃下馬宜令得閑雲長頭賞金千斤口驚怖謂晃曰大兄是何言耶晃曰此國之事耳張飛傳先主為漢中王拜飛為右將軍又先主常戒之曰卿刑殺既過差又日鞭撻健兒而今在左右此取禍之道也飛猶不悛其帳下將張達范疆殺飛持其首順流而奔孫權

姚寬西溪叢語樂府解題有梁父吟不知名為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註云泰山東岳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為小人諛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為梁父吟恐取此義宋濂杜詩註蜀志亮躬耕龐叡好為梁父吟本傳不載吟詞樂府所載言二桃殺三士其義殊鄙何取

而好吟之且躬耕南陽而其詞則云步出齊南城遙望
蕩陰里於事不合又云力排南山文絕地絕語氣浮誕
豈武侯所屑道嘗考梁府解曾子耕太山之下大雨雪
旬日不得歸思其父母而作梁父歌本琴操也武侯早
孤力耕為梁父
吟意或本此

義鶻子

曹操猜忌殺人如草莽其於口獨義之且加賞賜
送其西去左右欲追之操曰人各為其主耳余以
是知操之雄霸中原非袁本初輩比也本初一日
殺二烈壯士為之解體豈英雄也哉

義鶻子軍中百萬刺顏良感君恩為君償西風颯颯吹關
梁翻身背向西風翔豈比架上鷹飢則附人飽則颺

蜀志袁紹遣大將軍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口為先鋒擊之口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初曹公壯口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口口漢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到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口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口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口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許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後漢書呂布傳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颺去

的盧馬

大耳主呼阿盧阿盧努力托我千金軀檀溪水深不見底
阿盧一躍三丈餘君不見當陽橋沔水渡一雙羽翼真都
護豈知阿盧論功不在關張下戶

世語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曾請備晏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

走渡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
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踊三丈遂得過乘桴渡河中流
而追者至以表意謝之曰何去之速乎閉口傳曹公追
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趨漢津渣與口船相值共至夏口
張飛傳曹公追及當陽之長阪先主使飛將二十騎拒
後飛據水新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
死敵皆無敢近者先主傳二
十四年春自陽平南渡沔水

鳳雛行有序

龐德公以統為鳳雛配孔明之卧龍人品高矣而
力勸先主取劉璋論者以為扼其吭而奪之國孔
明必不為此夫劉氏自焉陰懷異志造乘輿斷劍
閣遣米賊殺漢使助焉騰襲長安其不仁如此乃
漢之賊去袁董不遠夫璋以孽息復盜王土恢復

漢室者所當討此統之勸先主急取也孔明嘗說
先主攻劉琮取荊州則孔明豈以取益州為不是
耶然統曰逆取順守則非也統不以璋為逆而反
以自為逆何哉

鳳之雛桑之叟非過譽劉荊州聘國士鳳今相從卧龍起
復漢土取孽奴從君西去到成都龍飛鳳躍勿踟躕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記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
鳳雛司馬德操為冰鏡皆龐德公語也統德公從子九
州春秋統說備曰益州國富民強今可權恃以定大業
備曰以小故而失信義於天下吾所不取統曰逆取順
守報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天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
終為人利耳備遂行蜀志劉馬傳陰圖異計又為意漸
盛造作乘輿又遣魯為督義司馬住漢中斷絕谷閣務
害漢使馬上書言米賊斷道不得後通又時征西將軍

馬騰屯郿而反馬與騰通謀引兵襲長安後漢書劉焉傳張魯祖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學道鶴鳴山中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蜀志龐統傳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系於樹上坐統於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州士之冠冕

賣國奴

法正為劉璋軍議校尉度璋不足有為與張松密謀奉劉備為州主遂說璋迎備且陰獻策於備備遂取璋正賣國人也備以正外統邦畿內為謀主睚眦之怨必報擅殺數人告孔明乃以主公賴其羽翼不敢禁止孫盛罪孔明之言為失刑正是也

賣國奴主公取汝為叅謀睚眦殺人在通都主公縱之不
敢辜顛頡揚干法必誅如何大臣不糾正却為主公羽翼
相嘔嚙

蜀志法正傳以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
為謀主一食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
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正於蜀都大縱橫將軍宜啟主公
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比畏曹公之強東
憚孫權之逼近則恨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
時進退狼跋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孫盛曰顛頡雖勤不
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孫盛曰顛頡雖勤不
免違命之刑揚干雖親猶加亂行之戮夫豈不愛王憲
故也諸葛氏之言
於是乎失政刑矣

獵許謠

英英漫獵夫勇氣如兩虎歇馬松林間健卒散如雨林間

赤髯郎欲效鴻門舞樓桑將軍天下奇順天取予天難欺
肯使髯郎死作蛛蝥靡嗚呼肯使髯郎死作蛛蝥靡

蜀記初劉備在許與曹公共獵獵中衆散□勸備殺公
備不從及在夏口飄飄江渚□怒曰往日獵中若從□
言可無今日之困備曰是時亦為國家惜之耳若天道
輔正安知此不為福耶蜀志先主傳舍東南角籬上有
桑樹生高五大餘或謂當出貴人
關□傳□美鬚髯故亮謂之髯

費尚書

禕乃亮後賢將相攸允所不及者平生特遇於酒
漢壽之厄為酒所誤雖越雋太守預以彭歛之事
戒之而禕不知警豈非沉湎落魄之過耶酒既誤
之又乏左右其及也宜哉張巖以文偉好近新附

長寧以文偉對碁為矜已以致被害非也

費尚書相國升同車宮中之事悉諮諏費尚書能辨賊來家小兒苦相劇鄴中賊來人不識費尚書酒於酒又無捉刀在左右嗚呼座中目動為何人相國一語驚逃虜相國先監何其神嗚呼相國先監何其神

蜀志費禕傳禕字文偉代蔣琬為尚書令董允傳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張嶷傳除嶷為越雋太守又嶷初見費禕為大將軍恣性汎愛待信新附太過嶷書戎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款杖節威見害於刺客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後禕果為魏降人郭循所害吳志注虞喜曰昔費禕與來敏圍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慎好謀而成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循所害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費禕傳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

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車由是衆人莫不
易觀又魏軍次於興勢假禕節帥衆往禦之光祿大夫
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
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
耳君信可人必能辨賊者也又比屯漢壽歲首大會魏
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酒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蜀記曹公
遣刺客見劉備亮曰觀客色動而神怏視低而忤數奸
形外漏邪心內藏必曹氏刺客也追之已越牆而走

子卿來

子卿來曹氏昌袁氏危許下糧穀僅僅一月支許幕府料
敵何神奇輕兵三百里覆危上告天子下方伯手擒漢賊
真狐狸竒謀天授脫不取乃以他過相羈縻烏巢輜重脫
鈔掠其敗不過三日期牛脣馬舌雜入鼻幅巾父子將何
之子卿來曹氏昌袁氏危

後漢書袁紹傳以南陽許攸為謀主紹進保陽武許攸
進曰曹搽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必空若遣輕車星行
掩襲許拔則搽成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
也紹不能用會攸家犯法審配收繫之攸不得志遂奔
曹搽習鑿齒漢晉春秋許攸說紹曰公無與搽相攻也
急今諸軍待之而徑從他道逆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
從攸怒曹搽傳公聞攸來跳出迎之曰子卿遠來吾事
濟矣既入坐謂公曰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
曰無是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歎破袁氏耶何言之
不實也公曰其資可一月為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
而糧穀已盡此危急之道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
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燔其積聚不遇
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旗
幟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斬督將眭元進
寺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
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惶悞袁紹傳紹軍大潰紹
與譚等幅巾乘馬
與八百騎渡河

徐無山人歌

徐無山北平里田子恭擊劍士山中躬耒耜五千人忽成
市立農政制婚禮興學校集師弟烏桓鮮卑拜堂陞表本
初五使不可呼曹孟德茂才一舉無越超論功辭賞申包
胥君讎未報劉公虞易之京大如礪獨夫斃目始閉

魏志田疇傳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好讀書善擊劍
幽州牧劉虞備禮請見署為從事虞為公孫瓚所害疇
祭虞墓哭泣而去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
徐無山中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
家疇為約束制婚姻嫁娶之禮興學校講授之業衆
皆使之烏桓鮮卑遣使致貢素結數遣使招命結死
尚又辟為疇終不行太祖辟疇疇戒其門下趣治裝門
人曰袁公禮命五至君不屈曹公一使來而君若恐弗
及何也疇笑曰此非君所識也遂舉茂才拜為蓰令不
之官隨衆次無終將其衆為鄉導戰遂大獲論功行封
疇不受有司勅疇獨介遠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
祖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

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文帝踐阼高疇
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華太尉

搽弒伏后使歆勒兵入宮后藏壁中歆牽出之嗚
呼歆為漢重臣而為賊迫脇其主如此丕立歆登
壇親捧璽綬成其篡謀此天下之至賊也丕罷朝
指歆與鍾繇王景曰此三公乃一代偉人丕之所
謂偉人世之所謂至賊丕又稱其後世不可繼不
知繼之者賈充成濟也

華太尉一代之偉人破壁領搽指捧璽成丕君管夫子羞
爾友騰蛇豈得尾龍首偉人繼者誰當塗闕前充閹兒

魏志華歆傳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薨拜太尉後漢書
伏皇后紀搽以尚書令華歆為和慮副勃兵入宮后聞
戶葦壁中歆就牽后出魏書文帝受禪歆登壇如儀奉
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魏志鍾繇傳文帝踐阼遷太
尉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謂左
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晉書
賈充傳高貴卿公之攻相府也太子舍人成濟謂充曰
今日之事何如充曰公守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於
是抽戈犯蹕魏畧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游學三人相
善時人號三入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
後漢書袁紹傳議書言代漢者當塗高注當塗高者魏
也晉書賈充傳充字公閭史臣曰昔當塗閭剪公閭寔
賜其券典午分崩南風亦盡其力可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虎威將

虎威將何鋒稜曾斬故人獲涕零不隨漢水死樊城歸國
欲為秦孟明虎威將謁高陵不如白馬將先軫賜策圖丹

青

魏志于禁傳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又呂孫與禁有舊
禁奉法行令隕涕而斬之太祖使曹仁討閔於樊遣
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七軍皆沒禁遂降
惟龐惠不屈節而死會孫權禽□獲其衆禁復在吳文
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閔□
戟克龐惠憤怒禁降伏之狀禁見慙恚發病堯謹曰厲
侯龐惠傳惠常乘白馬□軍謂之白馬將軍文帝遣使
就惠墓賜謚策曰先軫喪元王蠋絕脰惟侯
式昭果殺蹈難成名寡人慰焉謚曰壯侯

秦川公子

臨洮水涸銅龍毀西園青青草千里秦川公子走亂離瘦
馬疲童面如鬼俊君威名跨漢南虎視走鹿何眈眈可憐
膝下盡豚犬誰復大夏收梗楠落日樓頭髀空拊目斷神

州隔風雨平生不識大耳公座上客歸丞相府春深銅雀
眼中蒿攬涕尚復思登高江山破碎非舊土版圖何日還
金刀荆臺高高已荆棘丹書寫賦工何益君不見袁家有
客能罵賊將軍頭風重草檄

魏志王粲傳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
而体弱通侏不甚重也吳歷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
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皆豚耳王粲
登樓賊步樓遲以徒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
輿兮天慘慘而無色諸葛亮詩民間只有大耳兒真是
高光宗祐主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五年冬作銅雀臺陳
琳傳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亦而已何
乃上及父祖魏畧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
苦頭風是日疾發即讀琳所作
作俞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辛家女

辛家女父書曾讀春秋經豈比喬家二女夜讀兵辛老人
古遺直議郎之言一一閔社稷吁嗟英言光父則抱頸郎
君噐如斗魏祚得之那可久卞夫人絕左右未若英言賢
可后

魏志辛毗傳太祖表毗為議郎世語毗女憲英濟太常
恭山羊耽外孫夏侯湛為其傳曰初文帝與陳思王爭
為太子既而文帝得立於毗顯而喜曰辛君知我喜不
毗以告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
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以能久
魏其不昌乎后妃傳卞皇后文皇帝母也文帝為太子左
右長御賀后曰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
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
重賜
遺乎

銅雀妓

火龍戕銅雀翔漳河水鼎中央魏武安得萬萬壽長生銅

雀宮

光叶

百歲葬西岡銅雀妓不得與金銀珠寶同埋藏臺

上六尺床床下總帳奠酒漿月十五作伎以為常更令登

高臺而望西陵

良叶

漳河水啾啾東下不回頭銅雀妓漳河

流試問堂上妓何不殉死如秦邱

魏志太祖作臺上有樓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

巔臨終遺令施總帳於上使宮人歌吹帳中望吾西陵

水經注魏武引漳流自城西東入逆銅雀臺下陸機弔

魏武帝文曰吾嬈好妓人皆著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

尺床總帳朝脯上脯繡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

作妓左傳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為殉

附記津遠秘書近年甲寅乙卯之際河北漳水中有十

五歲童子夏浴於河腰斬屍浮其家驚異使強壯負力

者仍入水中又斷足股而死土人群怒因截河上下流

車涸其水見一鐵輪旋轉如飛輪角掛以利刃土人去

其刃碎其輪其輪旁有石擲用巨木撞破之擲中銅弩
齊發射傷數人其內仍有石壁土人用板扉蔽身橫撞
而碎壁內有兩石榻男左女右對卧其上衣冠面貌宛
若生存視其碑石知為魏武帝之墓衆人悉其生前墓
國死後殺人遂拽出其屍粉碎骸骨噫疑冢七十散布
於太行河北而真墟究為後人發掘前以機械陷人後
以機械自滅天網不漏可為奸雄永鑒矣

反顧狼

捺嘗謂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捺明
知懿奸而不能為丕謀何也以篡繼篡果天數乎
阿瞞挾智數百戰開金漳能殺千里草不殺反顧狼反顧
狼破汝家室坐汝床

晉書魏武察晉宣帝有雄豪志又嘗夢三馬食一槽
甚惡之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

老鴛戀棧豆

老馬戀棧豆棧豆不多時老鴛老待死豈復千里馳哀哀
狔犢子身隨六龍飛老鴛空獻策狔犢復何為狔犢子窟
室方聚廳五侯宅前起高樓智囊乃是都鄉侯

魏志曹爽傳爽驕奢無度私取先帝才人以為樂伎作
窟室與何晏等縱飲其中魏主芳謁高平陵爽與弟羲
訓彥皆從懿以皇太后令閉城勒兵白桓範範南出懿
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鴛馬恋棧豆必不能用也範
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自輔爽不從乃投刀於
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汝兄弟
狔犢耳何圖今日坐汝族滅也集覽曹真字子丹爽之
父也禮記父子聚廳曹爽傳曹真五子皆封侯懿圖爽
第四角作高樓令人在上察動靜
蔣濟傳以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

三鬼行

管輅以何晏為鬼幽又以鄧颺為鬼躁皆曹爽之客也予以輅能言幽躁二鬼而不及司馬懿之偽鬼何也為賦三鬼行

傅粉郎白如瓠頽影日中作行步窟室將軍禮上賓能令公喜令公怒山陽王弼鄧颺徒時時座上談虛無管先生呼鬼幽狎鬼躁行屍入詔青蠅到不知大鬼有屍居窟室將軍敗昏髦

曹爽傳注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頽影尤好老莊書與夏侯元荀彧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又晏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當至三公不又問連夢青蠅數十來集鼻上何也輅曰君侯位尊勢重懷德者鮮畏威者衆非求福之道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耶管輅別傳輅言鄧之行步則筋不束骨行不

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謂之鬼躁何之視候則覓不
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稿木謂之鬼幽曹爽傳
李勝出刺刺州過許臺聽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
渴婢進粥聽不持杯而飲粥流露胸勝曰衆謂明公舊
風發動何意乃耳勝退告爽曰司馬
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寢輿鬼

當塗高高復圮卽陵公金墉死范貞士三十六年寢輿鬼

綱目晉卽陵公曹芳卒初芳之廢也太宰中郎陳留范
祭素服拜送哀動左右遂稱疾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
不履地凡三十六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蜀志杜
瓊傳譙周問曰昔周微君以為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
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
而高聖人取類而言耳

大目奴 并序

文欽矯太后詔起兵討司馬師尹大目者自小為

曹氏家奴師將與俱行師為文鴛所驚病目突出
尹為師說欽鴛和斛欽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
奴反與司馬作逆張弓射之大目涕泣而免欽鴛
父子遂奔吳欽鴛矯詔討賊矯雖有罪而討賊則
不失其正也大目之矢何不移之於突目之賊鴛
能以足馬出入八千驍騎中如此者六七亦奇男
子也惜其事不成

大目曹家奴曹家突目子作達干天誅文家小鴛年十八
勁弓引滿不虛發胡不射殺突目子曹家奴狐鼠耳

魏志母邱儉傳揚州刺史前將軍文欽曹爽之邑人也
儉以計厚待欽欽亦感戴投心無貳儉欽遂矯太后詔

罪狀大將軍司馬景王舉兵反魏氏春秋欽中子傲小
字鵞年尚幼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寧之可破也
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傲率壯士先至大呼大將軍
軍中震擾欽後期不應會明傲退欽亦引還魏末傳殿
中人姓尹字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侍在帝側大將軍
將俱行大目知大將軍一目已突出啟云文欽本是明
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為文欽所
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俱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
身往乘大馬被鎧胄追文欽遙與相語大目心實欲曹
氏安謬言君侯何若不可復恐數日中也欲使欽解
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
恩而反與司馬師作逆天不佑汝乃張弓傳矢欲射大
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晉子房

并序

會久有悖逆志畏艾威名因習其書及帝報書購
成其事艾被詔書即束身就縛會號晉子房不特

誤晉亦誤身矣

鍾士季非人豪矯詔殺賊亦徒勞不復返國當塗高挾書
伎作奸偽先憂已料辛憲英安得成都作劉備

魏志鍾會傳會字士季壽春之破會謀居多時人謂之
子房又會內有異志因鄧艾承制專事密白艾有反狀
世語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皆易其言令
辭指悖傲多自矜伐又駿文王報書手作以疑之也鍾
會傳於是詔書檻車徵艾艾既會而會獨統大軍威震
西土自謂功名蓋世不可復為人下遂謀反會得文王
詔書驚曰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
失作劉備也世語鍾會為鎮將軍憲英謂從子羊祜曰
鍾士季何故西出祜曰將為滅蜀也憲英曰會
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

樓
淮青浦校